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8/446
S/16004

23 September 198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41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八年

1983年9月22日土耳其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附上1983年9月22日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1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 使

乔斯昆·基尔贾 (签名)

附 件

1983年9月22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现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参阅希族塞浦路斯行政当局临时代办费唐·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就7月20日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举行庆祝活动一事给你的信(A/38/315-S/15888)。

首先，我要强调指出，无论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或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官员都没有合法的、宪法所规定的或道义上的权利，来代表土族塞浦路斯人民所参与缔造的两民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整个国家讲话或采取行动。

虽然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的地位是不合法的和自命的，但我还是要答复他在上述信中提出的论点。希族塞人临时代办奉其所谓“政府”指示对塞浦路斯北部上述庆祝活动所作反应，是进一步企图歪曲塞浦路斯的事实，再次表现了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土族塞人和整个土族民族缺乏尊重。

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在信中所说的“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和“物资破坏”只不过是1974年7月15日军人执政集团所策动的政变的牺牲品，希族塞人在这次政变中残酷屠杀其它希族塞人，而且连土族塞人也不放过。若不是土耳其根据条约的权利和义务及时采取行动结束了企图破坏该两区国家并最终摧毁该国共同缔造伙伴—土族塞人的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活动，这种屠杀还会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我最好还是援引一下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自己的话。他在希塞统一的神圣祭坛上为破坏塞浦路斯西区共和国的企图身负着历史的责难。政变以后，他于1974年7月19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说，“政变造成大量流血，使人命受到极大的损失”。(S/PV.1780)。有关政变所造成的伤亡，这位已故大主教还说：“我想伤亡数字是很大的，物质破坏也是严重的”(同上)。就在这次讲话

中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还揭露了政变的真实性质及其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说：

“我已经说过，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同样受到影响。希腊军人执政集团所策动的政变是侵略，受其害的是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同上）

实际上希腊当地报纸指出政变伤亡人数在三千至四千之间，各国报界对政变造成的巨大损失也有过一些报道。雅典《新闻》报登载）希族塞人公墓传教士帕帕莱托斯神父所透露的令人震惊的情况。1976年2月28日所有希族塞人报纸都作了转载。帕帕莱托斯神父在接受《新闻》报采访时说“整卡车的希族塞人尸体埋在万人坑中，没有任何记录，也根本没有去弄清楚死者是什么人。”他还作证说他“看到了过去任何人可能从未见到过的情况”，他说：“我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希族塞浦路斯人被活埋了……。我向上帝发誓，他们把这个年轻人活活地埋掉了”。帕帕莱托斯神父还在这次采访时承认将已死的土耳其人和已死的希族塞人一起葬在该墓地。

多米尼克·多亚尔在1974年7月19日《金融时报》报道这次政变的文章中称“伤亡人数很多”，“某些市中心，主要是里马索尔和帕福斯的破坏据称特别严重”。

1974年7月22日《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政变暴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一位21岁的希族塞人大学生基里阿基德斯说他“看到马卡里奥斯支持者的尸体一次四个地被扔进里马索尔附近的一个万人坑。他还说：“有些土族塞人已经投降；也全都被杀死”。

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不顾上述无可辩驳的证据，企图将改变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责任推给“土耳其和平行动”，这是它的行政当局的拿手好戏的典型例子，那就是为他们自己的罪行寻找替罪羊。

土族不需要把自己的光荣建立在别人的灾祸之上，相反的是，雅典和南塞浦路斯的泛希腊主义者，尽管他们为近代塞浦路斯带来了流血和苦难，他们仍不愿从光荣美梦中清醒过来，仍不愿承认土族塞人的平等权利。不算太久以前，希腊总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先生在他就任希腊总理后不久，曾于1981年10月28日说过，塞浦路斯是希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更为最近，即在1983年8月15日，帕潘德里欧先生又重申这种说法，他在希腊正教的宗教节日给基普里亚努先生的信中提到“希腊的一部分正处于外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自然，这是指塞浦路斯而言。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信中充满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自由领土”以及“被占领地区”或“侵略”等字眼，希族塞人的领袖也毫不隐瞒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个两个民族的塞浦路斯国纯属希腊土地，而他们自己就是“人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对于土族塞人作为塞浦路斯国的共同缔造者的地位和权利，则完全置之不顾。因此，我们认为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在无理攻击巴图先生关于古泽优特（莫尔富）和莱夫卡地区地位的发言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土族塞人将不会让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赶离自己的家园，不管借口为何，他们都不会让得来不易的生命财产安全再遭受任何危害。1975年8月2日签订的《自愿交换居民协定》在联合国监督和指导下付诸实施，这一协定不是为了再次把人民逐出家园，而是要根据两区联邦体制，为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牢固的、长期的基础。在两区联邦制内，人民不再生活于经常畏惧之中，不会感到不安全和前途未卜。土族塞人在追求生命安全的过程中，曾在南方留下了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这些财产的价值同希族塞人在北方所留下财产的价值不相上下，因此，有关财产互换和／或赔偿的问题当然要在最后解决办法中加以处理。

两族会谈一直不曾也绝不会讨论北塞浦路斯境内任一特定领土的地位问题。一如登克塔什总统和已故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于1977年2月12日的首脑会议达成的协议，两族会谈应讨论有关将成立的联邦共和国的两区制、土族塞人的安全和土族塞人地区的经济生命力和安全等基本问题。企图把这些问题缩小，变成仅讨论两

个城镇的地位，而其中之一又一直是个纯土族塞人城镇，其目的是把世界舆论引入歧途，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真正的问题是塞浦路斯的未来地位问题，塞浦路斯将来应否按照希族一方的要求，成为希腊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或者是按照土族塞人的坚决主张，根据1977年和1979年的高层协定，成为一个独立的、由两族两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

同样地，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毫无根据地指控土耳其在两族会谈和一般性决策中支配着土族塞人，这是为雅典和希族塞人一方的紧密勾结和狼狈为奸制造烟幕，无疑这是前者发号施令，后者唯命是从，希族塞人领袖对此毫不隐瞒。这一共同战略早已见于雅典和尼科西亚1966年2月2日的联合公报，其中宣布“凡排除该岛同希腊合并的可能性的任何解决办法，双方政府均表反对……”，这一战略至今仍然有效。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1983年8月3日在已故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墓旁致颂词时又重申他将“循着永世难忘的领袖的足迹前进”，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和基普里亚努先生已于1983年8月5日在后者访问雅典期间宣布他们就塞浦路斯问题所要遵循的共同战略达成全面协议（参看希族塞人报刊《真理报》和《今日报》1983年8月6日的报导）。希族塞人领袖在心理上和实质上完全依赖雅典政府，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不时走访希腊首都，足以证明。他最近一次访问是在1983年8月5至10日，而9月底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也已公开提到日程上了。

最后，我要指出，每年7月20日在北塞浦路斯举行的庆祝活动，对于土族塞人来说，是表示他们开始享有自由、安全与和平，同任何其他自重自尊的人民一样，这都是他们应当充分享有的权利。自1963年以来，他们为争取这些权利，进行了十一年的斗争。我们不敢奢望已被反土族狂热冲昏了头的希族塞人领导人理解或赞同这次庆典的意义，即整个塞浦路斯终于实现了和平，不过他们至少在政治上应该相当成熟，不致在国际论坛上表示抗议反对。如果上述费多诺斯-瓦德特先生的信显示了希族塞人领导人对土族塞人的尊重程度，那么，在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之间取得任何谅解的前景确是十分黯淡，更不要说相互信任了。

谨请将这封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41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

代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